

作家参考丛书

立松和平文集

性的启示录·穷愁潦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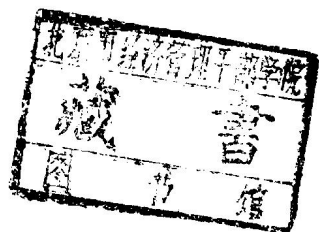


78274
作家参考丛书

J313.45
36

立松和平文集

性的启示录·穷愁潦倒



作家出版社

(京权)图字: 01-98-060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性的启示录·穷愁潦倒/(日)立松和平著;郑民钦译.-

北京:作家出版社, 1998.4

(作家参考丛书·立松和平文集/陈喜儒主编)

ISBN 7-5063-1443-6

I. 性… II. ①立…②郑… III. 长篇小说-作品集-

日本-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09358 号

性的启示录·穷愁潦倒

作者:〔日本〕立松和平

译者:郑民钦

责任编辑:周 坤

装帧设计:曹全弘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100026

电话传真:86-10-65930756(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印刷一厂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300 千

印张:11.75

插页:5

印数:001-8000

版次:1998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1443-6/I·1431

定价:15.00 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心灵与心灵的拥抱

——序《立松和平文集》

陈建功

立松和平在中国被翻译发表的第一篇作品，是我促成的。那是一篇名为《祇园祭》的短篇小说，发表在乌热尔图主编的《呼伦贝尔文学》上。

我在日本被翻译发表的第一篇作品，是立松和平促成的。那是一篇名为《盖棺》的短篇小说，发表在《早稻田文学》。

那时候我们相识不到一年。

期待民族与民族间心灵的拥抱，没有人比作家更为迫切。

我和立松和平相识在14年前。那一次，立松和平是胡耀邦请来访华的三千位日本青年朋友中的一员，而我，是参与接待的全国青联委员。熙熙攘攘的人流中，日本文学评论家尾崎秀树的身影是最惹人注目的——他身着一袭凝重素朴的和服，飘然于西装革履之间。后来成为我朋友的立松和平、铃木贞美等作家，其时就在尾崎先生的麾下。按照职业分类，让我陪同尾崎先生带领的日本作家代表团是最合适的，不知怎么，分配我陪同的是日本俳人协会的代表团。俳人协会代表团的副团长黑田杏子女士，14年后我得说她堪称慧眼独具——因为她对我说的两件事全部应验。

第一她说自己最喜欢的日本作家是大江健三郎，这是一位“了不得的作家”，第二她说你最应该认识一下立松和平，你们一定会成为最好的朋友。黑田女士的第一条预言是十几年后应验的，第二条预言在第二天就实现了：在人民大会堂的宴会厅里，在黑田杏子频频闪烁的镁光灯下，我们体会到“一见如故”是什么意思。“一见如故”的佐证是：事后我和立松在分别发表的文章中不约而同地回忆起那一刻，竟不约而同地为对方西装包裹下的茁壮的躯体感到痛苦。盛大宴会结束后，回到了西苑饭店。我们到了立松的房间，把茶几左右的沙发椅摆成了面对面的格局，似乎是为了更好地欣赏对方。随后的动作竟是更为惊人的一致：我飞快地甩下了身上的西装，立松则揪扯着掠下了脖子上的领带。参与那一次竟夜长谈的还有文学评论家铃木贞美。那一夜的长谈以两位翻译轮番上阵最后精疲力竭、语无伦次而告终。而我和立松、铃木人手一杯威士忌，仍然口若悬河、目光如炬。那一次我们谈到了日本与中国——曾经面对与正在面对的陵谷之变的时代，谈到了面对挑战的传统——它的坚守与更新，谈到了在这挑战面前彷徨的人、抉择的人、无助的人，谈到了面对这一切的文学。

说实在的，在这次结识立松之前，我对日本当代文学和日本作家的深度缺乏足够的认识。1995年，我曾应日本纯文学杂志《海燕》之约，就大江健三郎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撰写过一篇名为《日本文学和我》的文章，在那里，我有过如下描绘——

“坦率地说，在和一批优秀的日本作家接触之前，我对这个国度的当代文学水准估计不足。在许多中国人眼里，日本文学的魂魄，好像永远被日元的升值或贬值而引起的喧嚣所掩埋。

和坚挺的日元一起掩盖着这个民族的文学品格、审美能力和情趣情感的光辉的，是极为肤浅、极为商品化的快餐文化和排泄文化：地铁车厢里的青年们沉缅专注的无聊画报；午夜电视里无聊的噱头和傻乎乎的笑声；已经‘冲出日本，走向亚洲’，泛滥于中国街巷的卡拉OK；铺天盖地、应接不暇的广告大战……十几年

前，首次访向日本的第一个夜晚，我打开了电视机，发现电视台的某个频道整整花了一个晚上，播放几个奇形怪状的半裸男人拿着塑料袋，在一个大浴池里爬上爬下，放屁采屁品屁评屁的全过程。第二次访日的一个晚上，打开电视机，某个频道播放了一晚上的，是某位‘专家’面对一片女人赤裸的臀部，观臀量臀议臀奖臀的全过程。每到这时候，我的脑海里闪过的，是川端康成《雪国》里写到‘晨镜’和‘霞镜’时那细腻的文字，美妙的意境，是如泣如诉，剥茧抽丝般细语呢喃的‘水上调’^[注]。我悲哀地想，一个容忍自己的文化浸泡在如此粗俗里的民族，还能将他们那美好的生活情致和审美情趣保持多久？”

是立松和平，使我开始反省自己的浮浅与片面——日本固然有无数的粗俗与肤浅，却也同样拥有和粗俗与肤浅抗争的人们，拥有立松和平们的忧患与悲悯、深刻与凝重。比之中国，日本在经济发展的速度上具有超前性，与之相应产生的价值观、伦理观的变化，社会形态的失衡，内心冲突的加剧，都将先于中国而出现，当然在文学上也将先于中国得到像立松这样的作家的关注和反映。那么，日本作家的思考与实践，对于那些关注现实生活的中国作家来说，实在具有重要的价值。

伴随着这一感悟而来的最热切的期盼是什么？

触摸那些浸泡着异国同行心血的作品，进而触摸那个独特的、凝重的灵魂。——这就是我和立松和平初识以后最热切的期盼。

随后我读到了立松的《祇园祭》和《手中的彩虹》，我还在电影资料馆看到了根据立松的成名作改编的同名电影《远雷》……不出所料，就是那个立松——那个揪扯下脖子上的领带，和我探讨变革中的日本与中国的立松，那个时时对日本城乡小民的命运和抉择牵肠挂肚的立松，那个周游列国，今儿关注黎巴嫩的百姓，明儿关注阿拉斯加的鲸鱼的立松。

不难想像，当我得知，经我的朋友陈喜儒的精心编选，通过众多优秀的翻译家的辛勤劳动，加之作家出版社的厚爱，《立松和

平文集》终于和中国的读者见面时，我的心中怀有何等的欣喜。

我终于有一个机会把我的朋友立松和平介绍给我的同胞们了。我相信，读过立松和平的小说以后，他会成为我们大家共同的朋友。

是为序。

1998年2月16日

[注] 日本作家水上勉的文字风格，被日本评论界誉之为“水上调”。

目 录

心灵与心灵的拥抱

——序《立松和平文集》…………… 陈建功 1

性的启示录…………… 郑民钦译 1

穷愁潦倒…………… 郑民钦译 275

立松和平 一个谜…………… 陈喜儒 361

性的启示录

郑民钦 译

1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下的雨。屋顶铺的并不是吸水的稻草，但是当听见雨点敲打着白铁皮屋顶的时候，外面已是云油雨霏。

房屋、道路、人、整个街道，一切都被冲洗一遍。雨水如烟似雾，刚一停息，却突然又被狂风吹刮着激烈地横扫在玻璃窗上。和田登美子仿佛听见有人敲门，一打开玻璃门，一股狂风捎着雨猛卷过来，她一个踉跄站立不住，一屁股坐在洋灰地上。这时，她觉得有一个人从她身边穿过去闯进屋里。

入伏雨绵绵，镰刀锄头扔墙边。登美子想起母亲每到下雨说这句口头禅时的嘴形，不由得苦笑起来。她正在搞家庭副业，双手机械地动着，有一阵子似乎觉得自己正在田里插秧。四张半榻榻米的小屋子，旧草席散发着潮湿的雨水的的气味。气味渗进登美子的身体。她把做好的蔷薇花扔进纸箱里，再从小箱子里按顺序拿出花瓣重叠起来。不管怎么说，夏天下暴雨总不是好事。一到这日子，婆婆就常常对她讲发大水的情景。婆婆已经去世了。

过去的河流多半河床高出地面。泥沙淤积，河床升高，低矮的堤坝立刻决口。一发大水，就把大米、小麦、棉被、衣服、餐具放到天花板里面，把榻榻米摆在衣柜、碗橱上面，把酱缸、酱油缸这些重东西用绳子吊在天花板上。家在低洼地的亲朋邻居几

十个人都到自己家里避难。那时候还是小孩，觉得发大水就像即将过节一样兴高采烈。从稻草屋顶渗透下来的黄水用来蒸饭，吊在天花板里面保存的干鳊鱼削成薄片做饭团。这种饭团不搀麦子，比平时的饭好吃得多。孩子们欢闹着，玩得倒挺开心，但大人一催促说“天黑了，睡觉吧”，心里不由得害怕，大人们往往躲在阴暗的角落里谈一些不吉利的话。风从稻草缝间吹进来，扑哧一下把煤油灯吹灭了。顶梁柱嘎吱嘎吱响个不停，房梁像船一样摇摇晃晃。刚要入睡，听见一群男人大声吼叫“撞上了！”后来才知道，原来是木材和连根拔掉的树木被洪水冲下来撞到房屋上，大家用竹竿把木材、树木拨走。风雨也从屋顶灌进来，但孩子们还是不知不觉地睡着了。睡得很香，母亲拍打他们的脸蛋都不愿意起来。天花板开个洞，大家爬到屋顶。天色微亮。浑身上下立刻被淋得湿透。水涨到天花板。大人们说所有的东西都被冲走了。也许整条街都已经泡在水里，像面条一样白色的木材、酒店的大酒桶、衣柜、排子车、牛、马都在水中浮沉漂流。还有许许多多像肥皂泡一样的东西，那是春蚕。一个女人说连自己的命都差一点保不住。雨虽然停了，但水势未见减弱。男人们聚在屋顶的另一侧大小便。小便还凑合，大便拉在稻草上，就把那些稻草拔下来扔掉。男人们高度紧张地用竹竿把流过来的木材捅走。“俺家呀……”一个邻居带着哭腔说：“俺家已经荡然无存了！”他浑身上下就一块兜裆布，想往水里跳。三个人扑过去把他按倒在稻草屋顶上，他嚎啕大哭大叫。四周是茫茫一片大水。一会儿，看见房屋像船一样漂走。有的屋顶上还有人，有的屋顶上没有人。大家互相叫喊着，但喊声被水声淹没，谁也听不见。父亲光着身子像敢死队员一样在水里游着，用绳子把房屋拴在前后院的树上固定住。前院种有橡树，后院种有木梨树。洪水撞在墙壁上碎成水花飞溅起来。房屋嘎吱嘎吱直响，屋顶慢慢倾斜，急忙用镰刀把绳子割断。女人们惊恐万状地呼叫起来。房屋开始缓缓摇晃。晃晃悠悠地漂浮起来。屋顶上的人们死命抓着屋梁。从树木的位置可以判断周围的地形。

房屋向洪水的主流方向漂去。在堤坝决口的地方卷进漩涡，半边屋顶被水冲走。如果房屋漂到主流里，不知道会被冲到什么地方。人们要是慌乱爬动，整个屋顶就要坍塌。一个个都六神无主，一动不敢动地死劲抱着屋梁。房屋渐渐漂进淤水的地方，卡在寺院的杉树林里。寺院的铜顶大殿在洪水中巍然不动，屋顶上挤满了人。

“当我们从寺院大殿的屋顶被救上船的时候，真叫说不出的高兴。那种害怕，一辈子什么时候想起来都心惊肉跳。水上漂着多少尸体，男的女的、大人小孩，有的穿着衣服，有的一丝不挂；有的躺着，有的趴着。淹死的、得救的，生死就在毫厘之间。水退了以后，到处都是死人。有一个姑娘半个身子埋在泥沙里，穿着一身红衣服，她的旁边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太太，发髻还整整齐齐的。哎哟，就是那时候，我才第一次看见金戒指。虽说受了这么大的惊吓，死里逃生的人谁也没有吓成神经病。就连小孩子，就像刚刚看了一场彩色电影似地，记得清清楚楚。”

登美子的耳边响起婆婆的声音。虽是耳闻，但听婆婆和其他老年人唠叨了近30年，简直就跟自己亲身经历过一样。登美子也遇过洪水。但没见过趴在屋顶漂了三公里、三天三夜不退的大洪水。

“这些年的洪水来得快退得也快，连洪水也没了耐性。”

婆婆显然是含沙射影，挖苦自己这个做媳妇的。不过，现在回想起来，倒觉得有一种亲切感。婆婆入土已经八年了。她过世半年以后，自己的丈夫松造也随母而去。登美子不停地做塑料花，感觉到这八年的时间如同洪水一样流逝过去。

儿子儿媳妇、还有孙子，早餐都是吃面包，等他们出门后，登美子才给自己做饭。她把酱汤热一下，打一个鸡蛋进去，切几片腌萝卜，正在吃这跟早饭一样的午饭时，电话铃响了。是孙子早织所在的幼儿园电话联络网打来的。说是今天天气不好，幼儿园提前三十分钟放学，让家长两点钟去接孩子。这种电话联络网按

离幼儿园的远近距离从近往远一家一家传达下去，听对方不容分说的口气，真想顶回去，但还要给下一家打电话传达这个内容。听筒里传来下雨的声音。打完电话，回到炕桌旁把酱汤米饭吃光。要是剩下来，儿媳妇就会牢骚抱怨。洗完锅碗瓢盆后，想起今天儿媳妇加班。一想到必须伺候两个孙子吃晚饭，心头就一下子沉下来。她伸出手指头对着贴在厨房玻璃窗上被雨水洗得碧绿的无花果树叶使劲弹了一下。长在北侧背荫处的无花果平时总是蒙着一层白蒙蒙的灰尘。绿叶间该绽出与叶子同样淡绿色的果实了。

第三天下午，雨还没停，而且一阵一阵地越下越大。洗的衣服干不了，只好在屋里拉绳晾着，弄得白天也跟黄昏一样阴暗。不知道是日光灯用旧还是自己视力衰退的缘故，只觉得两眼昏花，看手头模模糊糊。但是，这并不影响她习惯的熟练的手的动作。她的家庭副业是用塑料的茎、叶和花瓣做成蔷薇花。先用大小不一的五片粉红色花瓣一点点错开重叠起来，然后用黄色花芯固定在茎上。叶柄用圆圈套在茎里。粗涩肥厚的花瓣、边缘部分未被模压板整齐切断的叶子以及带刺的茎，凭手感都能分辨清楚，闭着眼睛也能把塑料花做出来。茎里头穿着一根铁丝，塑料花有点沉甸甸的感觉。眼镜戴一个小时，眼底就闷疼，到晚上躺进被窝里，两肩还酸痛，两三个小时也睡不着觉。

她走到院子的晒台上，手中的雨伞被风刮得几乎撑不住。她使劲抓着伞柄，身子前倾。院子里辟有一块两坪（日本面积单位，1坪约为3.3平方米——译注）见方的菜园子，周围挖了排水沟，这样水就不会倒灌到菜园里。她不打农药，打算一只一只地用手抓虫子，但虫子成群结队飞来，一个晚上把西红柿和黄瓜吃个精光。茄子总算保住了。三家同样构造的房屋并排一起，登美子租借的是最里面的一家，所以可以在院子里开辟菜园，无须顾及左邻右舍。

大樟树的树顶水气迷濛。虽然雨势猛烈，天空却泛白，厚重的云层低压奔走。登美子的伞拿得很低，几乎碰着头顶，身上的

雨衣从胸部往下被雨水打得湿透，连长统雨靴也灌进了雨水。她顾不上从身旁驶过的汽车溅起的水花，只管盯着区分车道与人行道的白线一个劲地小步往前赶。

幼儿园正对着商店街的大马路。门前排着车队和打伞的母亲的队列。接送儿童的中巴一出来，雨伞的队列开始移动。院子成了池塘，母亲们只好沿着金属网墙绕进去。母亲和孩子在教室晒台上欢乐地叫喊着会合。全日班的早织站在晒台的正中间，他装着没看见祖母似地走过去，然后“哇！”地一声一把抱住登美子的腰。登美子踉跄着抚摸孙子戴着帽子的脑袋。

跟其他所有的母亲一样，登美子背着早织，雨伞低撑着罩在身上。双职工家庭或者别的什么原因没有被家里人接走的孩子还有不少留在教室里。母亲们钻进停在马路边的汽车里，有的招呼熟人一起上车。没有人招呼登美子。她的脖颈感觉到孙子温暖的呼吸。登美子的步伐与早织的呼吸合成一拍，她用胸部挡着雨水，保持均匀的走路节奏。早织柔软的身体整个趴在登美子背上，双手垂在她的胸前。

“早织真是个傻聪明的孩子。”

“奶奶。”早织似乎满心不悦地抬起头：“我才不傻哩。说我傻的人自己才傻哩。”

“对，早织不傻。”

其实，你的爸爸妈妈才叫傻。登美子心里嘟囔着。心想要没自己，这个家早就荡然无存了。早织穿着长袜子的双脚也被淋湿。登美子只能用一只胳膊兜着早织。早织从背上一点一点往下滑，再弯腰也不管用。她不时挺腰把早织拱上去。每次拱腰，早织都像被挠痒痒似地笑起来。在超级商场的屋檐下歇一口气，她想给早织买点心什么的，但没带钱包。

家里更加昏暗。她把早织的身体擦干净换上衣服。风从门缝吹进来摇晃着晾在绳子上的衣服。挂在墙壁衣架上的制服和深蓝色裙子冒着蒸汽。

早织一个人玩着过家家游戏。登美子换了衣服又开始干活。黄昏降临，天色渐黑，眼睛越发模糊，于是脑子开始想事。眼看就要到孟兰盆会了。老家没房没地，可还有坟墓。登美子留在老家的只有坟墓、死者安息的地方。不管儿子儿媳怎么说，孟兰盆会可不能马虎。

做塑料花的动作又像机械一样准确麻利。手指头有些湿润。她不知不觉地想到如果在老家现在这个时节干什么活。在田里薅草。薅草必须在稻子扬花前干完，等到孕穗时再薅就会伤稻。天上和水里各有一个太阳。水变成热汤，发酵的堆肥臭气冲天。汗水流进眼睛里如被彩虹包裹一样昏眩。折取一截叶子茂密的树枝盖在背上遮阳，休息的时候跳进水渠泡在水里只露出个脑袋。老是低着头，血液淤在脸上引起浮肿，有的甚至肿得眼睛看不见东西。稻叶如剃刀一样锋利，划得满脸伤痕，火辣辣作痛。偶尔叶尖还扎着眼睛。这活又苦又累，为了减轻一些疲劳，就凑到爱说笑话的人旁边，一边乐呵呵地听笑话一边干活。

“新田这老爷子，他的老婆死得早。那玩意儿就憋不住。趁儿子出门干活，就抱着儿媳吸奶子。儿子突然想起来东西忘在家里，折回来取。一开门正撞见两个人干的好事。气得七窍生烟，脸红脖子粗大骂‘你还算是父亲吗？！’姜还是老的辣啊，这老爷子也气冲冲地回骂：‘吵什么？！你这混小子。你自己小时候那么不要命地吃你娘的奶。你吃她的，我吃你媳妇的，这才是父子情深呢。’”

死去的丈夫松造编的笑话总让大伙儿捧腹大笑。登美子在他身边干活，听了好几遍，因为语言机智诙谐，听一遍笑一回。

“那家的儿媳缺心眼儿。”松造趁大伙儿高兴越说越来劲：“出嫁后第一次回门，就跟自己的老娘说，真是隔村不同俗，那家可怪了，老爹也怪，丈夫的枕头也用得怪，不垫脑袋瓜，却垫在腰底下。”

大伙儿又是一阵哄堂大笑，于是薅草的速度迅速提高。正笑得

眼含泪花，话一停下来，可听见从田埂的绿草间传来盂兰盆会的咚咚鼓声。这些日子，每天总有哪一个村子举行盂兰盆会。登美子的村子在寺院里用杉树圆木搭起台子，从柱子的上头向四面八方拉出许多绳子，挂上灯笼。青年会的小伙子们赶在午饭前把台子搭好，为了制造热闹的气氛，开始连续不断地擂大鼓、敲打洋铁罐底。一听见这声音，村里人哪还有心思干活。孩子们欢天喜地地围着台子又蹦又跳。等不及天黑，灯笼就点上灯。再有人一吹笛子，就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起来。最先跳的往往是青年会和妇女会，接着小孩子跟着跳，于是穿浴衣的人们围成两三圈跳起了民间舞蹈。弯腰驼背的老太婆跳得轻松灵活，背着婴儿的年轻媳妇也忍不住加入圈子里。外村来的小伙子们故意扭出怪模怪样的动作引人注目。连围观的人们也一起跳舞进入高潮的时候，和尚登台，用念经练出来的大嗓门高声叫喊：“和田松造喜封一份一千日元、一千日元，大喜大谢！”和尚每念一个人的赏钱，大鼓、洋铁罐就乱敲一气。和尚念的赏钱数额大体少于实数的4倍，喊一千日元，其实赏钱只给250日元。鼓声又起，几个化装的舞蹈者跳进场地，有的穿红色和服长衬衫扮作女人，有的背一束稻子扮作财神，有的稻草席卷在身上扮作乞丐，一个戴着尖嘴猴腮的男人面具和另一个戴着胖脸塌鼻的女人面具的两人互相配合，滑稽诙谐。这时，全场达到高潮，热闹异常。接着，和尚、校长、村长、常驻审查员把写着评选结果的纸贴在化装跳舞的人的背上。耍猴舞蹈得到的评分很低，但表演很卖力，大伙儿笑得前仰后合。表演结束后，舞蹈者可以拿这张纸换奖品。一等奖是酒一升，二等奖是漂白布一反（反，日本布匹单位，约11米——译注），其他的奖品有搓衣板、肥皂、擀面杖、笊帚、水桶、炊帚等等。跳舞即将结束时，用长绳子把舞蹈者圈围起来。因为要赏给每个舞蹈者一盒火柴做奖品，这样可以防止有人想得到火柴在舞蹈最后时刻露个面蒙混进来。盂兰盆会的跳舞持续一个星期。邻近的几个村子事先商量好，把时间错开，这样整个夏天村子附近一带总有